

武侠精品系列



俏媛斗勇侠

倪匡
卫斯理

幽默·新潮·轻松
新口味·新风格·新作品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俏媛斗勇侠

(上)

倪匡武侠精品系列
俏媛斗勇侠
倪匡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1997 年 6 月第 1 版
印数 1—5000

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
24 印张 450 千字
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上、中、下册定价：29.80 元

第一章

义盗大侠聚一堂

第二章

身世离奇一孤雏

第三章

遁世崖艺成出道

第四章

降魔宝剑斩娇蟒

第五章

纷寻仇踪定续约

第六章

寒石堡佳人失约

第七章

侠魔齐聚争玉杯

第八章

身世明义结金兰

第九章

误会冰释喜相逢

第十章

寻义兄入光明镜

第一章 义盗大侠聚一堂

潇湘，夜雨，狗不吠，鸡不啼。

大地一片沉寂。

这是冬末的一个深夜。

突然出现一个黑影，似幽灵一般，在入良民庄之道路上飞奔。

这个黑影似是一个衣行人，身形矫捷，转瞬之间，就到了庄前三株并立，高耸云质的松树之下。

迅速收住身形，抬头略一打量，身腰一棒，黑影拔地而起，窜上树枝，连缩鸟都没有惊飞，由此可见轻功了得！，稍停，只见黑影再度跃起，腾空飞越到距高松十几丈远的屋脊上，轻飘飘的落在瓦面，没有一点声息，身法敏捷真是罕见。

黑影伏在瓦面，向院中窥视有顷，便挺身向院落中纵跃下去。

院落左边房内焰然灯光一闪，黑影赶忙缩身一株桂花树后，掩住身形，倾身窃听。

只听左边的房门‘咿呀’一声，一个身穿长袍马褂，头戴毡帽，手提灯笼的青年，从房内走了出来，青年身后跟著一位身著棉袄的少妇。

那位少妇跨出房门，一阵凛冽的寒风，袭到她娇嫩的面上，惊呼一声，道：

“哎哟，好寒冷的天气啊！”

待灯的青年边向上房走边说道：

“但愿爸爸服药后，病情立即减轻。”

少妇道：

“不必忧心，爸爸身体还硬朗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黄大夫是我们三湘的名医，腿了他处方的药剂，当然很快就会好了。”

跃落院落中的穿窬巨盗，挺蝇身站起来，轻蹑脚步紧跟在少妇的后面走去。

乡下旧式的房子，都是一进连一进的，接连好几进的都有，相当

宽阔。

青年和少妇走剃上进的左房门口站住，青年开口叫道：

“妈，爸爸服药后睡了吗？”

房内一位年老的妇人声音答：

“松辉，你爸爸刚刚服下第二次药，还没有睡，房门没有目，你们进来坐坐吧。”

少妇抢在青年的前面，推门先走入房内。房间里生了炭盆火，温暖如春，但见公公婆婆都坐在炭盆边烤火，叫道：

“爸爸，咳嗽好了吗？”

老爷子气愤愤的答道：

“那个黑良心的黄大夫，要了我十两银子的处方费，若是不好，明天我不叫人去砸他的招牌才怪。”

青年随后走入房内，顺手将房门掩上，吹熄灯笼，在父亲的对面坐下，道：

“爸爸，十两根子算不了什么，爸爸不咳嗽了，花十两银子是值得的。”

少妇却面对婆婆坐下，道：

“名大夫出诊，诊金都是根高的。黄大夫对公公还是很尊重的，一请就来，多少的病家

还请不动他呢！”

老爷子道：

“五年前黄大夫的女婿，和别人争水灌民，把人打伤，还是我出面才把事情娜平的，这份情他不会忘了吧！”

穿箭巨盗站在门外，倾身听了一会儿，暗道：

“你们在房里围炉话家常，我在房外吹寒风太吃亏了，我干脆到少妇的房里去搜察，看看有没有贵重饰物？”

这家大户姓房，是当地十大富户之一，房松辉是房老爷的独生子，他道：

“黄大夫是家传的名医，每人出诊的收入很好，人缘也不错，医术在我们三湘地界，手到病除，唯有黄大夫才有这荣誉，”

老太太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呼！做一个好大夫也不是容易的，遇到病情复杂的患者，也是非常烦愈的。我听松辉的小舅说，黄大夫去年遇到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女病患，病患的病虽然被黄大夫治好了，可是黄大夫自己却病倒啦。

“婆婆，黄大夫是被病患的病传染了吗？”

老太太摇摇头道：

“大夫被病患传染，是很平常的事，大夫替人医病要斟酌病人的病情，黄大夫给小姑娘第一次诊病处方，药服下去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第二次诊察病情，很慎重的处方，效果还是不彰。黄大夫为研究她的病情，连续三天三晚没有睡觉，连饭都吃不下去。第三次诊查处方，药服下去立即奏效，小姑娘的病好了，黄大夫却累病哩。”

房松辉道：

黄大夫的医术虽是家传，讯本身仍日夜钻研，所以其医术犹远甚先祖先父。黄家世代家产原本甚丰，但听说到了他的手上，广向贫民施诊，以致家产几乎光了。”

房老太爷不以为然，道：

“哼！黄大夫施诊最多不收诊查费，他给富户治病却漫天收费，拉长补短，又岂能损伤到他原有的家产。”房老太太道：

“黄大夫给富户人家诊病，收费的确高，请他治病的人，背后都置他黑良心！可是又非找他治疗不可，别人治不好的病，黄大夫无不手到病除。”

“请黄大夫治病多花点钱，还是值得的，病人少受炽苦，别的医生换几次方都无效，黄大夫却一剂见效，盘算起来，并不算贵。”

房松辉道：

“不管别人对黄大夫说好说歹，但是据我的观察，黄大夫对我们三湘人民，不管贫富受惠都很大。”

房老太爷服下药后，咳嗽消除，精神睁目注视爱子，喝道：

“你简直在胡说，黄大夫给我们治病，收我很高的诊金，这是受皇吗？”

房松辉道：

“爸爸，先不要生气，请听孩儿说，孩儿如果说错了，爸爸再责备孩儿不迟。”

房老太爷怒气冲冲，连声道：

“你说！你说！”

房松辉从容道：

“我们的田租给佃农耕种，佃农有健康的身体操作，我们才有出租收！”

房老太爷不等孩子说完，大声喝道：

“你简直是在胡扯，黄大夫怎么又扯上了佃农去！”

房松辉不管父亲的怒喝，继续道：

“佃农劳苦，生活品质差，容易患病，又短少医药费。贫苦的人民找黄大夫看病，黄大夫不但不收诊察看，处方后还按处方的药价，拿出银子来交给贫苦的病人。”

房老太爷抬头睁目，怔一会儿神，疑惑地道：

“有这种事吗？”

少妇答道：

“有的，我娘家的邻居，是贫苦的佃农，患了风湿病，找黄大夫看病，经他细心诊察后处了药方，从抽屉里拿出一锭银子连处方一并交给农夫。”

房老太太接著说道：

“我也听人说过，农夫很惊讶说，我找先生看病，没有给先生处方费，先生怎么还要给银子呢？”

房老太爷道：

“我也要问一句，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少妇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黄大夫说：，我给你处了方，你没有钱去捡药，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。”贫民一听感激得痛哭流泪。”

房老太太道：

“辉儿说我三湘贫富都受黄大夫的惠，这话是不错的，农民没有健康的身体，那能下田工作？不能工作，富户的田那来的佃租收。”

房老太爷道：

“听你们这么说，黄大夫向富户收取高额诊金，那是无可厚非鸣。”

房松辉笑道：

“黄大夫好在是一位仁心仁德的大夫，如果是一位野心家，只要登高一呼，乡民无不拥护。”

他们一家人聚集在上房谈论，却不知道家中潜入了巨盗。这个巨盗胆子很大，拣金银珠宝也有他的一套。

他将他柔嗅觉训练得变成一只灵大的鼻子，巨盗进入房间后，静下心来，鼻子耸一耸，那个箱子藏有珠宝，那个衣橱盛有白银黄金，就能正确的判断，百无一失，伸手便可以取到。

这个巨盗还有一个怪僻，喜欢收集少妇的骑马布。所谓骑马布，是夫妻做过房事后，擦找两性生殖器的布。

早时代的女人做完爱，擦拭过两性生殖器后，就放在垫席或垫被下面，并不天天清洗，男女精液斑斑，那是根究的布，但是此盗却有这等的怪僻，还当做宝贝收藏哩。

巨盗将少妇房中的金银珠宝首饰，都囊括到身上后，随后搜到少妇用的骑马布，展开一看痕迹斑斑，如获至宝，揣入怀中。

他胆子还真大，囊括房内所有财物后，他还不走，房内生有炉火，感觉自己的衣服被雨淋汤，于是脱下来，坐在炭盆火边，烤起衣服来。

刚把衣服烤干想走，青年夫妇已经窃窃私语走来，巨盗眼见走不出去了，只好缩身少妇床底下设起来。

巨盗既有怪癖，更喜欢窃听少年男女的归私，暗自笑道：

“听完一曲好戏再走也好。”

男女之间的韵事，是非常县避的，外人不易窥得，但是愈瞳遵的事，愈引起人们的好奇。

这种令人兴奋的事，一般人是不会有会瞧到听到的，只有穿庭巨盗之徒，才有这个眼福。

和耳福。

房松辉夫妻走入房内，将房门扣上，点燃油灯，熄掉灯笼内的烛火，将灯笼扬在墙壁。

少妇道：

“爸爸的病好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，天气很冷还是早点睡吧！”

房松辉笑道：

“是呀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是我俩拥抱共枕最好的良宵，不是吗？”

少妇一边脱衣服，一边娇笑，愀道：

“辉，你抱看我的身体，有什么感觉？”

房松辉道，

“淑娟，你的皮肤细嫩，肌肉松软，抱著你就好像抱著一团棉花似的柔软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把衣服和裤子脱光，拍拍自己的胸部，问道：

“亲爱的，你喜欢我这坚强的身体吗？”

淑娟此时已是一丝不挂，走上一步，疾伸玉手，握住丈夫下身的那根圣处欲动的宝贝娇笑道：

“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。”

巨盗铺在床底下，侧脸向外一些，只见少妇肤色和身段都美不胜收，暗道，

“今天夜晚的运气真不坏，收获颇丰，而且好戏还在后面呢。”

在江湖一般风俗来说，男人绝不可从晾晒女人衣裙之下穿过，不然倒霉一辈子，何况睡在女人的床底下了，但这说法也是见仁见智，

没有一个定数的。

男欢女爱不但是天所赋与，也是男女之所爱，在爱好么下就没有什么禁忌了，尤其巨盗滚子，连命都无所谓，那还管得了那么多。

房松辉和爱妻互相拥抱，向床上铺下去，床板被压得吱吱地响，四条腿一拉一缩，便伸入被盖下。房松辉抽出一只手，拉起娘子将妻子和自己的身体盖上，侧身嘴对嘴贴紧热吻，成了一对交颈鸳鸯。

淑娟玉臂一伸，习惯性握住丈夫的宝贝，大拇指在弹头上摩擦，玉臆一举币在丈夫的大腿上，绞得紧紧的。

房松辉亦一只手扬著爱妻的玉颈，一只手握住妻子的乳房轻轻的揉捏。

两人钻进被窝后，身子很快就发热了，淑娟轻松著娇躯道：

“辉哥，你摸得我全身好酥痒，好舒服呢！”

说看将下身紧紧贴在丈夫的身上，桃源洞中更是津液汨汨而出。

房松辉轻声道：

“娟妹，你今晚的反应怎么这等快呢？”

淑娟柔声道：

“鸡汤能壮阳补阴，今晚我喝了一大碗清炖鸡汤，恐怕是这个原因吧。”

“哟，你看你的春潮快泛滥了。”

“是呀！那像你，我摸它这么久了，一点反鲤都没有，真急死人。”

“暂时忍受一下，今晚我一定有好的表现，教你高潮迭起。”

“我就怕辉哥的话不能兑现，高潮迭起是我最大的愿望呢！”

“今夜和往日不同，我很高兴，精神很饱满。”

“我记得洞房之夜，你不是很高兴吗？设想到一下子就结束了，害得我好失望喔！”

“娟妹，你还记得。”

“这是人一生中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候，永远不会忘记啊。”

“那夜是我听你叫痛，心中不忍，所以草草完事。”

“当时是痛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心有余悸呢！”

“娟妹，你在出嫁前，对两性的事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“一言靠尽，又是想它，又感觉害怕，这样的事又不要人教，也不要别人讲，到了十六七岁，见了男孩子，无形之中就泛起心理感应，好像有一股吸力似地，吸得紧紧，忘记害怕，忘记了羞耻。”

“男女都是一致，这就是上天造物的神奇。”

两人边爱抚边聊，淑娟渐淤感觉丈夫的话儿，变得又大又硬了，她便将那弹头贴紧自己的大腿，快速的摩擦。

巨盗仰卧应底下，听到床上那对夫妻，彼此挑逗的爱语，他的那个话儿，情不自禁的挺了起来，暗道，

“你们赶快演正戏吧，让我听了好走，明早我还要赶到城里，把你们的珠宝金器饰物卖了，分送寒冷饥饿苦靠的贫民，渡过这严寒的多天呢。”

房松辉年赖体壮，家庭环境又好，营养又丰官，那话儿经过爱妻柔软的玉手一阵抚弄，坚硬的挺了起来，变得又粗又烫。

淑娟胴体一个，仰怖卧床上，两腿张开，一只玉手提住丈夫的宝贝，轻轻一拉，娇声道：

“亲爱的哥哥，爬上来吧。”

房松辉一翻身，跃马上阵，准备瞄准目标就要直捣花心。

只见淑娟玉手一撑，娇滴滴的叫声：

“辉哥，别那么快嘛，先让我们再箭抚一番，将爱欲之火姚烧后，再销魂吧！”

“哈哈，娟妹你的花样愈来愈多了，好吧，今晚就让你尽兴吧！”

“格格，好哥哥，谢谢你！”

脱著热摘约用左手套弄船那粗烫的话儿，右手更在那四周的弹药库房轻轻的抚弄著。

房松辉被一阵阵酥麻的快感，淋得两眼微眯，嘴里不断地发出

‘唔’‘唔’的轻吟声，身更缓缓地在淑娟的桃源洞四周厮磨起来，双手在她的双乳上大作文章。

不久，‘桃源胜地’开始下起‘梅雨’了，滴滴答答下个不等。

“喔！好哥哥，好爽！”娇躯似蛇般的扭动着。

房松辉将她身子扶正，立即‘策马入林’，由于已是‘春潮触涌’，它顺利的一滑而，直达终点。

“喔！辉哥！”

“娟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好妙喔！好哥哥，用力，我受煞了你！”

说著，自动地挺摇下身了。

他立即挥戈前进相迎了。

一波波快感便袭两人的心中，一汨汨的津液自洞中流出，‘青春交响曲’瞬间在四周响起。

巨盗仰卧床底下，听到这美妙的声音，他忍不住握看自己的话儿做起手淫来，暗道，

“我的儿子媳妇加紧干吧，演一场好戏给老子听。”

房松辉为了满足老婆，打起精神，快速的抽送。

淑娟爽得，哎唷，哎唷！……’不停的叫唤。

津液接二连三分泌出来，渐渐的流到床上，伸手去摸骑马布，经常放置约垫单下，右上下扑了好一阵子都摸不到。

“淑娟，你在找什么呀？”

“人家的分泌液快要流到床单上啦，我在找布擦拭哩。”

“你不是经常放在那个位置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！今夜却摸不到手啦，是不是被老鼠拖走了？”

“别急，我再插进去些压住，不让它流出来，你慢慢找吧。”

巨盗在床底下听到，暗道：

“嘻嘻，美丽的少妇，你的宝贝变成我的宝贝了，从此每天早晨起床后，我都拿出来瞧瞧，振奋我的精神，只是我好端端的男人，却

被说成老鼠，真不够意思。”

少妇淑娟抬起上身来，义模了一阵，仍然模不到手，道：

“一定是被老鼠拖走了，倒讨厌！这么脏的布，它也要拖走。”

“我想是布上有不少的两性荷尔蒙，老鼠大概也需要补充荷尔蒙吧。”

“真是的，明天若被我达到，我非狂狠狠将它打死不可，”

“好妹妹，这么的小事，你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“你看，这下浓粘粘的怎么睡？”

“枕头底下不是还有一方白绡吗？就拿那方白绡出来擦巴。”

“这块白绡是你我新婚之夜初交，我的处女膜被你戳破，流了不少血，用要做为终身纪念的。”

“再染上一些黄白色，红黄白相间，不是更美更有纪念价值吗？”

“许久没有拿出来看了，不晓得被讨厌豹老鼠拖走了没有？”

房松辉探手枕头下一摸，便摸到了，拿出来交到爱妻的手上，
泼

快擦干净吧，好继续我们一回合。”

“辉哥，你也擦擦吧，这样磨擦力才大，才舒服呢！”

说著，二人起身互相为彼此净身。

之后，淑娟豪不避嫌的低下头去含看那‘话开始品箫’了。

松辉双手拨开那洞口两旁的杂草，开始清扫门户了。

“喔……辉……我……”

她酸全身一颤，不由自主的抓住他的手，往自己的穴内一送，
，异样的快感，令值的手福在那暖匿和的洞内来回不住的挖掘著。

喘息声越来越急促了！

终于，松辉忍不住仰躺下去了。

淑娟迫不及待的跨坐上去了。

她开始一边疯狂的耸动著，一边‘嗯啊！’‘喔唔！’胡言
乱叫看。

松辉见状，轻柔的顶著，旋转著配合她。

她在舒畅之下，抽插般地颤动身子。

喉间亦含糊不清的呻吟着。

“好哥哥，我爱你！”

“娟妹，尽量的乐吧，换我来吧！”

二人换个姿势，他急将臀部疾旋，开始‘钻探原油’了。
她叫得更凶了！

他耸得更疾了！

终于二人汗下如雨了！

他遂展开‘百米冲刺’了！

二人一抽一送，合作无间的配合著。

“好！好：妙透了！”

“辉哥，你好棒哩！”

不到盏茶时间，只见她双眼媚波闪烁，扣人心弦了！

终于，她香汗淋漓的‘交货’了，‘清仓大拍卖’‘免费奉送’了。

他微微一笑，一排排的‘子弹’展开扫射了。

随即长长的呼口气，道：

“啊呀！好爽，好爽。”

淑娟感觉洞内一阵温热，有说不出的舒畅，二人立即相搂而眠了。

巨盗在床下听到一阵均匀的呼吸声，暗道：

这一对夫妻进入梦乡了，我也该走啦。”

巨盗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抖了抖身上灰尘，转身向床上一看，
少妇娇艳的面上，展露著甜蜜的微笑，不由得伸手在少妇脸上摸了一把，微笑道：

“谢谢你们夫妻，免费让我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戏。”

少妇半梦半醒中，只觉面上有虫布爬，抽出压手，一掌向自己的脸上拍下，‘拍’的一声，~~眼睛也未张~~，沉沉的又入睡了。

看来这个巨盗是一个义盗，淫而不乱，严守礼仪，向不以暴力破坏妇女的贞操。若换成别的大盗，见少妇那么的亮丽，必然会点了男，

子的‘黑甜穴’，抱下地来，威胁少妇满足自己欲念。

可见盗亦有道，巨盗带著满怀欢喜的心情，扬长走出房家，没有人知道。次日上午他到县衙所在的城镇，将盗来的首饰黄金换成银子，改扮成和尚到乡村僻壤向贫苦人家按人口施济。

这巨盗武功好，轻功也见长，施济的工作一个上午就完成了。他买了丰富的菜，沽了好

酒，饱餐一顿，放手大睡。

一觉睡醒，又是黑夜将临，他将中午没有吃完的酒菜烧热了，一边细斟，一边暗想，道：

“这个城镇所在，十九的富户，都给我盗过了，今夜去光顾那一家呢？对了，昨夜听房家的人说，黄大夫出诊收费很高，诊察病人只是闻、问、切后处方，并不需要本钱。若成了名，找他诊病的人很多，黄大夫一定很有钱，今晚下手的对象，就是黄大夫吧。”

想完之后，装作自己生了病，向人探问黄大夫的住址，黄府的房子的格调，详细打听清楚了，返回去打坐行功，三更再出去做他的例行工作。

巨盗在城镇的郊外，靠山边搭盖了两间木屋，一间鸡舍，买了一二百只小鸡，做为身份的掩护，他是外乡人，在一个地方做案，最多一年的时间，就要转移他方。

这巨盗很工心计，扮什么样的人都能扮得很像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，很快就把富地贫民打听得清清楚楚。

黄大夫的医庐，在城南大街，占地很宽，格局与普遍住宅高店都不一样，是以都容易就找到了。

天寒细雨，商店和住民入夜后，便关门闭户了，街上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个夜行人。

巨盗从黄大夫医庐的屋后，翻越后澄的院落，黄府的人都已入睡，但是黄大夫的诊察室，灯光却依然亮著。

一般民房的格调都差不多，靠院落的两边是厢房，厢房的下面是木板垫，上面是方格，糊上棉纸，房内的灯光，从糊纸透出来。

巨盗轻蹑脚步，走到木板壁边，右手食指放在舌头上舐湿，贴著壁上的糊纸，棉纸沾上水，立即破了一个手指大的洞。

巨盗一只眼睛凑在破洞上向内窥看，但见房内一位头发花白，年约五十岁左右的老汉，在灯光秉笔直书，写字桌的左边放著一卷棕绳。

老汉疾书一阵，放下笔来，从头看了一速，将写就的文章压在墨砚下，长长的叹息一声，喃喃自语，道：

“我这一生所行所为，究竟是错是对，只好让后人来评论了。”

巨盗听到老汉的自言自语，忖道：

“这老汉的行为有点怪异，不似名大夫的光明磊落行径，而含有悲壮凄凉的意味。”

老汉站起来编腿，籍坐崎垫脚踏上写字桌，椅放在桌上的棕绳拿起来，套在横梁上，打了一个结，合十正容，念念有词。

巨盗见老汉的举动，似是超悬梁自溢，暗道：

“一位当地豹名医，名利双收，如今他悬梁，为的是什么事呢？”

老汉祈祷一儒，牙根咬紧，拿起套好的棕绳就往自己颈上套。

巨盗霍然举手一掌向板壁方格倘去，同时大喝一声，道：

“老汉，使不得！”

随著话声，以燕子穿梭式，跃入房内。

老汉先听得哗啦一声，心神一征，放下绳子，垂下手转眼一望，一见一个壮汉跃入房内，冷冷地问道：

“好汉，老夫并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管老夫的闲事？”

巨盗将老汉的坐椅移后两步，将老汉从写字桌上抱下来，安坐椅上，转身握住套在横梁上的棕素，使力一挣，‘叭达’一声，棕绳断成数数。

回身面对老汉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救人的性命，那管认识不认识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绝不是索命鬼，若是，你就没有命了。”